

灯下漫笔



秋的韵味，既不同于春天的生机勃勃，也不同于夏天的热烈奔放，更不同于冬天的枯槁凋零。

它展现出一种深沉而含蓄的成熟，一种古朴而深邃的寂寥，一种恢宏而磅礴的气象——这正是我们所钟爱的秋之独特韵味。

秋的韵味，可以用古人的诗句来形容。“秋水共长天一色”描绘了秋天水天一色的壮阔之美；“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”则展现了秋天如火般的绚烂与热烈。这些诗句不仅捕捉了秋天的色彩与气息，更传达了秋天独有的那份宁静与深远。仔细想来，秋天的韵味其实都是隐藏着的——

秋的韵味，就藏在这不知不觉中。它似乎就是悄悄地来到了我们身旁。先是几片黄叶从枝头飘落，像蝴蝶似的，打着旋儿，不慌不忙地落在地上。接着，风便利了，不再像夏天那样闷热，添了几分清爽，有道是“金风送爽百川清”，连远处的河川都似被这风洗得更清澈。早晚的温差大了，晨起时，窗玻璃上凝了层薄薄的水汽，用手指轻划，便显出一道道印痕。而草尖上缀着晶莹的露珠，圆滚滚的，像被谁撒了一把珍珠，“玉露凝珠万木荣”，当阳光斜斜地照过来，露珠便放出闪烁的光。树木枝头的叶片也都因这露珠更添了几分生机。一阵微风掠过，露珠儿颤了几颤，闪了几闪，纷纷跌落泥土，不留一丝痕迹。

秋的韵味，就藏在这悄然无息的变化里。天空似乎比往日更高远了些，蓝得澄澈，偶有几缕白云，像随手扯散的棉絮，恣意地飘浮着。抬头时，一群大雁列着整齐的队伍，翅膀载着远方的期许，在蓝天划过悠长弧线，让秋多了几分博大辽阔。田野里，秋庄稼渐次黄了红了黑了，向人们展示秋的丰硕与喜悦；山间则是“层林尽染”尽秋色，路边的杨柳、梧桐最是惹人注目，不似春天那么翠绿，不似夏天那么深浓，叶子有的绿中带黄，有的黄中透红，像是被画师用彩笔渲染过一般，枫叶尤其好看，红得耀眼，远远望去，像一团团燃烧的火焰。偶有风过，叶子簌簌落地，厚厚的，踩上去软软的，发出轻柔的细微的沙沙声，像是秋的窃窃私语。

秋的韵味，就藏在这细微的气息里。清晨的空气中，先漫开泥土的湿润气味，混着草木淡淡的枯涩，而更多的则是田园特有的庄稼与果子成熟混合后的味道，苹果、柿子、梨都熟了，甜香裹着晨露的清爽，丝丝缕缕沁入鼻腔；顺着这秋味寻去，果园、田埂、路边，以及人家的院墙，丝瓜、南瓜、洋姜开着黄灿灿的花儿，几丛菊花也正迎着秋风怒放，他们不与春桃夏荷争艳，偏在这秋光里抖出几分精神。农人们正在采收苹果，人们的谈笑声和着运输车辆的马达声，从绿树掩映的园子里传出来，再混着果香在枝叶间荡开来，恰好应了“沃野频传笑语声”的热闹；等到傍晚，农家炊烟袅袅，让人不由得想

收割，弯腰，挥臂，秸秆在田埂边码成整齐的垛，脚步踩过田垄，带着泥土的厚重，不慌不忙地追着夕阳；落叶飘坠的轨迹不紧不慢，连雁群飞过的影子，都在天上划出一道悠长的弧线。秋把时间揉碎了，撒在每一片叶、每一粒谷、每一缕风里，让人不得不慢下来，细细品味。

秋的韵味，更藏在人的心里。这个季节，总让人生出几分感慨。望着丰收的景象，心底满是欣慰；看着叶子凋落，又不免念及时光的流逝。秋是成熟的季节，也是沉思的季节。若说春是希望，夏是热烈，那么秋便是将繁华归于淡然的哲思。它让灵魂染香，教人放下执念，如落叶般优雅地拥抱生命的轮回。此刻，何不漫步山林，听溪水吟唱时光，让秋韵浸透心扉？

秋的韵味，总的说，在于其宁静与成熟的极致——田野金浪翻滚，果园硕果累累，是岁月对耕耘的温柔回馈。红枫、黄叶、松柏交织的色彩，恰似人生百态的交融，它还教会我们以包容之心接纳生命的多元。杨绛所言“年龄应成生命勋章”在此刻尤为贴切，秋日的每一道旋律都是时光赋予的智慧印记。而这韵味，终究是最是橙黄橘绿时，人间处处庆丰盈”的圆满。它不是春的懵懂、夏的炽热、冬的沉寂，而是历经生长后的沉淀，是色彩斑斓中的从容，是人间处丰收的喜悦。

秋的韵味，说不尽，道不完。它像一首诗，含蓄而深远；它像一幅画，斑斓而宁静；它像一首老歌，旋律简单却耐人寻味；像一壶老酒，初尝平淡，后劲绵长；更像一位故人，不常相见，却始终难忘。正如人生，最深的懂得，往往在得失之间悄然生长。秋来了，带着它的五彩斑斓，走进每个人的心里，留下淡淡的痕迹，让人回味无穷。

秋

■ 王明珠

韵

起热灶上温着的饭菜，饭桌递来的热粥——家的味道，在秋夜的薄凉中漫过心底的阵阵暖意。

秋的韵味，就藏在这绵绵雨声中。秋雨是沉静的，它在不经意间落下来，打湿了屋檐和村巷小路，仿佛要把秋天的温柔都揉进氤氲的湿气里。点点雨滴更漏般打在窗棂，淅淅沥沥。屋里的人，煮一壶茶，捧一本书，或者只是静静地坐着，听雨声敲打时光。这雨不疾不徐，仿佛所有的浮躁都被它一点点抚平，心头便生出一片澄明。

秋的韵味，就藏在它的凋零和盛放的和解里。看那一棵棵生长在田野的老树，虽褪尽枝头繁茂的叶子，却更显得身姿挺拔；看那一个个农庄的老农，黝黑皱纹的脸庞布满疲惫，却能从心头涌起收获的盈盈笑意。秋天，从来都不是只有悲凉，它只是让人看清——凋零与丰硕，它教会我们，在褪去繁华后，依然能触摸到生命的质地。就像那些枯叶败草，最终化作泥土，只为下一次的春意盎然。

秋的韵味，就藏在这时光里。时间像被拉长的丝绸，缓缓流淌。清晨的霜、午后的暖、黄昏的霞，每一刻都清晰可辨。农人握着镰刀

收割，弯腰，挥臂，秸秆在田埂边码成整齐的垛，脚步踩过田垄，带着泥土的厚重，不慌不忙地追着夕阳；落叶飘坠的轨迹不紧不慢，连雁群飞过的影子，都在天上划出一道悠长的弧线。秋把时间揉碎了，撒在每一片叶、每一粒谷、每一缕风里，让人不得不慢下来，细细品味。

秋的韵味，更藏在人的心里。这个季节，总让人生出几分感慨。望着丰收的景象，心底满是欣慰；看着叶子凋落，又不免念及时光的流逝。秋是成熟的季节，也是沉思的季节。若说春是希望，夏是热烈，那么秋便是将繁华归于淡然的哲思。它让灵魂染香，教人放下执念，如落叶般优雅地拥抱生命的轮回。此刻，何不漫步山林，听溪水吟唱时光，让秋韵浸透心扉？

秋的韵味，总的说，在于其宁静与成熟的极致——田野金浪翻滚，果园硕果累累，是岁月对耕耘的温柔回馈。红枫、黄叶、松柏交织的色彩，恰似人生百态的交融，它还教会我们以包容之心接纳生命的多元。杨绛所言“年龄应成生命勋章”在此刻尤为贴切，秋日的每一道旋律都是时光赋予的智慧印记。而这韵味，终究是最是橙黄橘绿时，人间处处庆丰盈”的圆满。它不是春的懵懂、夏的炽热、冬的沉寂，而是历经生长后的沉淀，是色彩斑斓中的从容，是人间处丰收的喜悦。

秋的韵味，说不尽，道不完。它像一首诗，含蓄而深远；它像一幅画，斑斓而宁静；它像一首老歌，旋律简单却耐人寻味；像一壶老酒，初尝平淡，后劲绵长；更像一位故人，不常相见，却始终难忘。正如人生，最深的懂得，往往在得失之间悄然生长。秋来了，带着它的五彩斑斓，走进每个人的心里，留下淡淡的痕迹，让人回味无穷。

秋 日

■ 尚建明

爱似刀，将誓言镌刻铭记。
爱如笔，将所有的缱绻写成诗篇。

相爱着却相离，千言万语都默默掩埋在心底。在心底，慢慢变成追忆：似清泉在叮叮咚咚缓缓流淌，似浮尘在原野里飘荡，寻找可以落脚的地点。

这秋风，请捎去我最灿烂的笑容。

这秋风，请留下你最真诚的嘱托。

这秋风，请让我揽着你一起虔诚地祈祷这上苍赐予我们的一世情缘：岁月长久，地老天荒；岁月静好，真爱永恒。

理查德·克莱德曼，我踩着你行云流水般的琴音漫步在无人的乡村小路，在这寂静的天地间，一遍又一遍聆听来自灵魂深处的秋日私语……

思念随风而起，驻留在云朵之上，随白云飘动。

目光随飞鸟翱翔，掠过大树之顶，掠过一片即将收获的田野，辽远了，辽远了。眼眶开始发涩。

炎热的夏天悄然褪去，褪在叶与叶之间，躲在花朵的后面，酝酿着饱满的种子，丰盈的果实，收获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
时逢秋日胜春朝。这明媚的阳光，柔得令人陶醉和眷恋。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霄。徜徉在这平坦的道路上，让思绪随意蔓延……

曾想起那细语和轻喃；难忘那呵护与眷恋；最忆那柔情和缠绵。仿佛为此等候了几千年，宛若一株银杏披一身锦绣迎接你。又好像沉默着，沉默如远处的马首山，等你，等你穿过那片青草地，走过那片林荫树，轻歌踏桥款款而来……

生活写真

大哥的菜园子

■ 燕立民

大哥属蛇，今年七十二岁了。退休这十几年，他最得意的，便是后院那一片被他收拾得服服帖帖的菜园子。

园子不大，东西窄窄的一长溜，铁丝围成栏，树枝编成门，门上还有把锁。这个菜园子热闹得很，辣椒红得像个爆竹，茄子紫盈盈地挂着霜，西红柿沉甸甸地压弯了竹架，边上还挤着一畦水灵灵的小白菜、茼蒿。这般丰饶，是他一趟趟找人从村里拉来羊粪，一筐筐伺候出来的。那股子劲儿，仿佛不是地在向他索要，倒是他自个儿心里有团火，非要这般忙碌着、经营着，才觉得踏实。

大哥这勤快，是有来处的。

话头得扯回几十年前。那时家里，父亲在外头上班，一大家子的担子，大半落在了母亲肩上。田里的庄

稼、屋里的琐碎，还有我们这群半大的孩子，都得她来操持。大哥是老大，那副扁担，自然而然就早早地落到了他稚嫩的肩上。放学后的田埂上，总有他跟着母亲忙碌的小身影。

想来，那泥土的腥气、禾苗的青涩，还有母亲额角擦不尽的汗珠，早已像胎记一般，烙在他的骨血里了。如今这菜园里的每一次弯腰、每一次挥锄，怕不单单是种菜，更是在重温那段与母亲并肩的岁月，是在用另一种方式，让那份早已成为本能的勤劳，继续生根发芽。

他种的菜，自己哪里吃得完呢？于是，我们兄弟几家，还有走得近的亲戚朋友，便都成了他这菜园的“受益者”。隔三差五，他就用塑料袋分装得整整齐齐，这家一捆青菜，那家几根黄瓜。递

过来时，他脸上总是那副淡淡的、却又掩不住得意的神气。你若夸他一句：“大哥，这菜长得真水灵，比市场上买的多好啦！”他便立刻眯起眼，皱纹笑得舒展开，嘴里却只谦虚着：“没啥，没啥，土好，粪足罢了。”可我们都晓得，他要的，就是这一句夸。这小小的菜园子，是他退休后的疆场，那满园的青翠与硕果，便是他献给我们所有人的、无声的勋章。

今年农历八月十五，我回了家。中午陪他喝了两杯，窗外一直淅淅沥沥地下着雨。酒意微醺，话也说得透了，他忽然站起身，说：“园里的韭菜，是他在退休后的疆场，那满园的青翠与硕果，便是他献给我们所有人的、无声的勋章。

我忙说下雨呢，明天再说。他却不由分说，已披上了那件旧外套，顺

手拿起墙角的铲子和塑料袋，一头扎进了细密的雨帘里。我赶紧跟出去。秋天的雨，带着沁人的凉意，打在脸上清清醒醒的。他就蹲在那一洼韭菜畦边，左手拢着一把韭菜，右手拿着小铲，小心地沿着根部掘下去。我也直接下手，拔了一些青菜，我们的谈笑声，混在绵绵的雨丝里，一切都显得朦朦胧胧却也很温馨。

“好了，你看，多好的韭菜。”他站起身，把那一小捆沾着泥、带着雨水的韭菜递到我手里。那韭菜根根壮实，断口处渗出新鲜的汁液，散发出一股浓烈而原始的香气。

我接过菜。冰凉的雨水顺着指缝流下，心里却蓦地涌上一股暖流，厚实而饱满。那一刻，我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幸福。而这幸福，于我，是家里这捆带着秋雨与泥土气息的韭菜；于他，想必就是此刻洋溢在脸上，那毫无保留的、沉甸甸的自豪吧。

我的大哥，不再是什么退休的老人，他仿佛又成了几十年前那个在母亲田里帮忙的少年，用他最熟悉的方式，照料着他的土地，也照料着他所爱的人。

上裹着老屋的土。坟前的土有些硬，我慢慢刨松，把菊花栽下去，又浇了些从老屋井里打来的水——母亲说过，井水泡过的菊花，开得更艳。待来年秋风起时，坟前的新菊，想必也会开得这般泼泼洒洒，金的、黄的、白的瓣，在风里轻轻晃，像母亲在跟我招手。风过的时候，花瓣轻颤，是它替我把思念说给母亲听；雨落的时候，花瓣沾着水珠，是它替我把眼泪藏在花瓣里，就连月光洒在花瓣上时，那层浅浅的银，都像母亲当年为我盖的薄被，暖得人心发颤。不必说“我想你”，也不必说“多牵挂”，这岁岁枯荣的菊花，便是我与母亲之间，一场永不落幕的絮语——它知道我小时候偷摘菊花被母亲轻骂，知道母亲总把最艳的菊花插在父亲的遗像旁，知道我们一家人围着菊花丛吃月饼的暖。母亲在泥土里安睡，菊花在坟头盛放，我在人间守望，三个人的想念，都藏在这菊花里。

暮色渐浓，我收拾好工具往回走，回头望，坟前的菊花在风里轻晃，老屋院中的菊花也在暮色里泛着光，两处的菊花香，顺着风缠在一处，飘得很远。庭前的菊花会落，冢上的菊花会开，可那缕熟悉的菊花香，却一如往昔——像母亲的手拂过我的发，像母亲的声音唤我的乳名，像我们从未分开过那样，暖在我心里，岁岁年年。

鹤雀楼

大丽菊图

(国画)

翁晋霞作

秋意的时序

■ 赵卓菁

凉意刚触到窗台
那片银杏忽然展开
积雪与蝉鸣的纹理

凌晨的微光
在脉络间酝酿晨曦
当枯叶完成飘旋的舞步
泥土里已站起
整座春天的梯队

所有季节都安静地
在根系深处握手
我摊开手掌时
隆冬与盛夏
同时抽出新绿的光线

百姓记事

有个司机“大把式”

■ 安新明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稷山县民间流传着一位“大把式”司机的故事。全运城的司机，无论是开大卡的，还是驾小车的，一提起稷山“开车大把式”，无不竖起大拇指称赞。

“开车大把式”确有其人，名叫任俊德，是稷山县翟店镇翟东村人，如今已83岁高龄。即便到了这个年纪，他有时还会开车办事、遛弯，但儿孙们早已不准他再碰方向盘。若你现在见到他，定会惊讶：眼前的老人精神矍铄，看上去竟像五十来岁的小伙子。他原在稷山县经济委员会工作，直到退休后才安心享受晚年。

1982年，我在县局工作，后来调至政府办公室，与任俊德同志交集甚多——常碰面、时聊天，还总开些轻松的玩笑。他是个勤劳朴实、和善健谈的汉子：但凡遇到歪曲事实、走歪门邪道的事，他总会直言不讳地厉声斥责，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正义与尊严。

1993年腊月，我调任经济委员会工作。刚上任时，我对经委的工作尚不熟悉，却发现一个规律：每天早上7点40分，任师傅总会准时把车停在我居住的缸套厂家属院路边，无论刮风下雨，从未间断。过了一阵，我实在过意不

去，便跟他说：“我没有小车接送的习惯，之前在广播电视台工作4年，一直是骑自行车上下班。以后只要第二天下厂、出差或开会，你再把车开到路口接我就好。”任师傅听后很尊重我的意见，这样以来，他也能从容地吃顿热乎早饭。

任师傅是开大车出身的，几十年的驾龄让他对车辆操控得心应手、轻车熟路。在同行眼里，他不仅资格老，更因爱车如命、车辆保养得好而备受敬重——每年小车年审，他的车一到交警队，总能享受“免检”待遇，后来甚至成了运城市第一辆获此资格的小车。

有一次在地区开会，地招院里停满了地区领导和各县负责人的车，排了好几排。交警正在指挥停车，突然有人喊：“‘大把式’的车来了！”只见一辆浅绿色的北京吉普车铮亮如新，稳稳开进大院。地区交警队的领导和警员早听说稷山有个“开车的大把式”，车开得好、保养得更好，据说开了几十万公里都没大修过，便好奇地围了上来。先看外观，车身擦得一尘不染，驾驶室内的座套洁白如新，众人忍不住点头称赞。这时，一位地区领导的司机跟任师傅相熟，笑着提议：“光看外表不算啥，打开发动机盖子瞧瞧才见真章！”交警同志随即打开机盖，一看都瞪大了眼——盖子里面没

有半点油渍和尘土，发动机部件黑白分明，连一丝丝漏油的痕迹都没有。任师傅笑着说：“你们不信，上手摸摸就知道。”有人半信半疑地伸手摸到发动机底壳，手心依旧干干净净。这下，围观的交警和司机们都彻底服了，纷纷说：“以后可得向稷山‘大把式’学习！”从此，任俊德“爱车、养车、安全用车”的名声，在运城13个县的司机圈里彻底打响了，叫他“大把式”的人越来越多，反而没几人再喊“任师傅”了。

任俊德不仅车开得好，还总把机关的事、领导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操心。1995年春节，县里要举办多年未有的社火大型表演，工交系统作为全县最大的系统，既要抓首季“开门红”，又要组织好几家大企业的方块队和十几辆大型彩车，任务繁重。年前我专门开了部署会，叮嘱大家：“咱们万余人的大系统不能丢脸，一定要办出样子！”别人都忙着安心过年，我们单位却忙得脚不沾地，今天验收节目，明天彩排彩车。这段时间，任师傅比谁都忙，今天跑这家企业催进度，明天去那个队伍看排练，活脱脱成了我的“临时助手”。社火表演当天，工交系统的队伍足有一里多长，人群中总能看到他穿梭的身影，替我分担活，一看都瞪大了眼——盖子里面没

有半点油渍和尘土，发动机部件黑白分明，连一丝丝漏油的痕迹都没有。任师傅笑着说：“你们不信，上手摸摸就知道。”有人半信半疑地伸手摸到发动机底壳，手心依旧干干净净。这下，围观的交警和司机们都彻底服了，纷纷说：“以后可得向稷山‘大把式’学习！”从此，任俊德“爱车、养车、安全用车”的名声，在运城13个县的司机圈里彻底打响了，叫他“大把式”的人越来越多，反而没几人再喊“任师傅”了。

如今，稷山不管老少，大多还叫他“大把式”，但我总习惯喊他“任师傅”。我们时常碰面，有时还会一起拍照，看看这位比我大十岁的老哥有没有变化——每次见他，我都觉得自己也年轻了几分。

在机关里，我们是领导与下属，但更像师徒、像兄弟。有一回，我开车在前，他的车跟在后面，下车告别时，他轻声